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
第五十九回 徐良得刀精神倍長 高解丟店喪氣垂頭

且說艾虎出來一動手，所有的事情徐良全都看見，就打著主意助拳，倒不管李、劉、唐、奚了。自己躡出屋外，也就拉刀幫助。艾虎往後就追。病人也好了，也就拉刀往後就追。到了後面，飛毛腿高解正在後邊同著小賊們排練哪。前頭有人嚷：「寨主！快快出來罷！」他就提大環刀，把刀鞘放下，說：「爾等們跟著我動手。」往上一撞，就看見艾虎、徐良兩個壯士的打扮。單看徐良，難看，黑紫臉，兩道白眉。喝道：「你們兩個人好大膽，敢在太歲頭上動土！」二位一瞧高解，七尺多高，高挽髮髻，寶藍小襖，藍禪褲，青縐紗包，薄底靴；面似瓦灰，兩道直眉，一雙小三角眼，高鼻樑，紫嘴唇，燕尾髭鬚，大耳垂輪，細條身材。手中這口刀古怪，軋把峭尖雁翎式，冷颼颼奪人的耳目；刀後頭有一個銅環子，「嘩唧唧」亂響。這口刀瞅著就透各別，乃是一口寶物，出於大晉赫連波老丞相所造，三口刀：一口叫大環，一口叫龍殼，一口叫龍鱗。專能切金斷玉，無論金銀銅鐵一齊削。這樣的寶物，總得有德者受之，德薄者失之。那日有一位武進士公，騎著一匹馬，跨著這口刀，住在高家店，用蒙混藥酒藥倒，結果了性命，高解得了這口刀。有個老踩盤子的，姓毛叫毛順，外號兒叫百事通，有能耐，無運氣，老看不起人。他告訴高解刀的出處，怎麼樣的好法。為得這寶刀，高解立了回大會，聘請天下水旱的綠林山林盜寇，海島的水賊，定的是四月初八。是日來了五六口號人，高解很掃興。憑高解的聲氣不行，請不動天下綠林。毛二出的主意，教他那省爺台，就把那省大頭目名字寫上，自己名字列於下首，人家關係兩下的情面，不能不來。這個主意定好，抓了個錯處，他把毛二辭了，怕的是毛二會外邊賣弄寶刀，故此把他辭了。這就是喪盡天良，他這口刀如何保守的住？刀一露面，就被徐良看中意了。

前面胡小記、喬賓趕來。艾虎說：「好賊人！大概你各處有案，不定害死過多少人了，今天是你惡貫滿盈，快些過來受死。」言還未盡，喬賓說道：「你還同他敘話哪！」

擺刀就砍。高解眼瞅著寶刀砍到，把大環刀往上一迎，就聽見「噲唧唧唧」，把刀削為兩段；跟著就是一個順水推舟的架式，就奔了喬賓的脖頸。喬爺縮頸藏頭，一弓腰躲過了，沒躲過帽子。把艾虎嚇了一跳，擺刀就剝。高解一翻手，衝著艾虎刀迎來，要削艾虎的利刃。艾虎可不受這手，他遇著好些位使寶刀寶劍的，他專能逢避躲閃，總不叫寶刀碰在他的刀上，不求有功，先求無過。自己這口刀上下翻飛，神出鬼沒。徐良暗暗誇獎：「好身法，真受過名人的指教，工夫實在到家。」把自己緊臂花駝駝拾奪好了，淨等得便好打。高解吩咐手下人殺，眾人往上一裹。胡小記亦就躡將上來，艾虎說：「大哥和群賊交手罷，這個交給我了。」喬賓遇一個小賊，拿著一根大棍，迎面打將下來。喬賓用單臂膀一搪，「碰」的一聲，雖然打上，喬二爺生來的骨壯筋足，竟不覺著疼痛，往外一挽手，就把棍夾住，往懷中一帶，那個小賊「撲哧」栽倒在地。

二爺奪過棍來，衝著小賊腦袋一觸，「爬噯」一聲，腦漿崩裂。他就掄起這根棍來，望著眾賊亂打，越打地方越寬。高解始終削不了艾虎的刀，心中一發急燥，眼瞧著他手下這些個人東倒西歪，橫躺豎臥，也有帶重傷的，也有死於非命的。瞧著艾虎這一刀砍空，他把他刀往上一舉，蓋著艾虎的刀往下就剝。只聽見「撲哧」的一聲，一枝暗器正釘在高解右手上，一疼一撒手，「鏗啷」一聲，寶刀墜地。艾虎要過來撿刀，喬賓也看出便宜來了，也要過來撿刀。那知道打半懸空中飛下一人來，不偏不歪，正踹在他的腳底下，蜻蜓點水，彎腰撿將起來，就追高解。

艾虎納悶，方才在前院裡幫著自己動手，到了後院裡就不見了；如今又來了。打頭好讓，他就是這兩道白眉毛，可不知是誰。原來是徐良看見他這口寶刀，心中就愛上了。

他站在高聳聳一塊石頭上，把緊臂低頭花駝駝拾奪好了，淨等打他手背。比了又比，老沒打出去。他是來回的躡躡，恐怕打了別人。這回對準，「咄」的一聲，正釘在高解右手背上。自己施展燕子飛雲縱的工夫，類若打半懸空中飛下來相似。高解就跑。徐良得了寶刀，心內不盡喜歡。艾虎也追下來了，叫：「大哥！你開發了他們這群人罷。」胡小記說：「爾等們聽真，方才這位是跟隨按院大人辦差的委員，我們都是奉大人諭出來拿賊。如今你們的頭目教委員老爺追下去，你們要知時務，把手中兵器一扔，你們就是安善的良民。那一個仍然不服，來來來，較量較量。」答道：「我們都是好人。」大家跪下，苦苦一齊哀告。胡小記說：「你們可別走哪，等艾老爺回來，再聽他吩咐。」也有暗暗的溜了的，也有假裝著受傷的，一蹙一拐出門去了。

單提艾虎、徐良直趕飛毛腿。高解手背上釘著大棗核釘子，咬著牙，拔將下來，仍然是跑。論腿底下真快，徐、艾二人絕趕不上。趕來趕去，瞧著頭裡有個大土崗子，就是烏龍崗，指著這個地方起的名字。追的過了這烏龍崗，頭裡還有一道小土崗，直奔土崗。艾虎在徐良後，徐良說：「這位大哥，咱們不要這麼追，這是我追他，你追我，追一天也追不上。你打那邊追，我打這邊抄進；或是你打這邊抄，我打那邊追，可就追上了。」艾虎一聽，好個主意。果然，艾虎由北邊一抄，徐良打這邊一跟，繞過這一段小山崗兒去。一碰頭，艾虎一瞧是徐良，徐良一瞧是艾虎，高解蹤跡不見。二人納悶，這是什麼緣故？艾虎說：「這位大哥，你追的人哪？」徐良說：「真個是甕裡走了蟹了，怎麼把他追丟了？」徐良說：「這位大哥，隨我來，倒要細細找找。」

艾虎跟著，也是目不轉睛的四下張望，就見徐良拿手中刀，往土坡上「撲哧」一紮，往上一撩，裡頭是個黑忽忽的一個大洞，原來是賊洞呀。各人都有個便道，在烏龍崗的頭裡。他這個小土崗，是拿磚砌的，留出一個洞門來，橫擔上一根過木，過木上釘上一領蓆子——洞門多大，蓆子多大。熬一鍋小米粥，倒在蓆子上，為是趁著黏糊把黃土撒上。這個土崗也是用黃土堆起來的，是人打外邊一看，一點痕跡不露。高解自來他有他的暗記，兩邊可是相通的，教他們追的無法，鑽在洞裡，反由西邊出來，逃躡性命。徐良看出一點破綻，就是紮蓆子，看見這黑洞說：「這小子鑽了狗洞了。」艾虎說：「待我進去捉拿。」徐良一把抓住說：「這位大哥，你好粗魯。他在暗處，咱們在明處，他要打那邊走了還好，倘若就在裡邊，咱們是甘受其苦。」艾虎點頭說：「大哥言之有理。」二人復從西邊一看，也是一個大洞，方才才知道高解已逃命去了，這才彼此對問。艾虎說：「這位大哥貴姓高名？仙鄉何處？」書不可重絮。徐良說了自己名姓籍貫，艾虎趕緊過來磕頭說：「原來是大哥。」徐良又問艾虎，艾虎也把自己名姓事情說了一回。彼此說起，可不是外人。艾虎又問徐良的來意，徐爺就把推鐵找天倫事細說一番，又問了天倫近來的事情。

艾爺也就告訴了一遍，二人就回來了。

到了店中，與胡、喬彼此都見了，叫開了上房門，見蘇相公言講，暗地保護他的話說了一遍。蘇相公致謝眾位。徐良找了刀鞘兒。此時店中小賊全都跑的乾乾淨淨。隨即找了地方，就提他們幾個俱是跟隨大人當差的，奉諭拿賊。所有活著的、死的，著他交地方官辦理，連李、劉、唐、奚一並交官。幾位議論，一路走問地方：「由此處奔武昌府，上湘陰縣，打那裡分手？」回答：「前邊有個黃花鎮，東南是武昌，正南是湘陰。」

艾虎說：「徐大哥，你在黃花鎮等我，我到娃娃谷，得信回頭找你。倘遇不見那位老人家，咱們一同上武昌。」言畢，次日艾虎起身找大人。且聽下回分解。